



布谷鸟
长江文艺童书

呼啸山庄

HU XIAO SHAN ZHUANG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英] 勃朗特 / 著 柳 筠 周 钱 / 译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我流连在这三块墓碑前面，飞蛾在石楠丛和蓝铃花中飞来飞去，风轻轻地拂过草地，谁又能想象得出，那平静的土地下躺着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呼啸山庄

Huxiaoshanxhuang



[英]勃朗特/著

柳 筠 周 钱/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呼啸山庄 / (英) 勃朗特著; 柳筠, 周钱译.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7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青少版)
ISBN 978-7-5354-8066-8

I. ①呼… II. ①勃… ②柳… ③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3274 号

责任编辑: 彭秋实

责任校对: 陈 琪

整体设计: 新奇遇

责任印制: 左 怡 刘 星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3.75 插页: 6 页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4 千字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艾米莉·勃朗特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她与姐姐夏洛蒂·勃朗特、妹妹安妮·勃朗特被并称为“勃朗特三姐妹”。她们三人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热爱阅读、写作，后来都成了伟大的作家。

《呼啸山庄》作为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所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向人们展示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风貌。这部作品历久弥新，成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作品主要叙述了主人公希斯克利夫不平凡的一生，他作为一个吉卜赛弃儿被养父恩肖先生收养，住在呼啸山庄，与恩肖先生的子女——凯瑟琳和辛德雷一同度过了童年时代。在希斯克利夫的童年生活中，仆人们与辛德雷对他百般刁难，只有凯瑟琳最关爱他。因此，他心中产生了对凯瑟琳的爱恋以及对辛德雷的仇恨之情。养父恩肖先生过世之后，希斯克利夫外出闯荡，终于衣锦还乡。而此时他所深爱的凯瑟琳由于虚荣和无知已经嫁给了画眉山庄的主人——埃德加·林顿。希斯克利夫带着深深的仇恨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他先用计夺走了辛德雷的财产，然后将埃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娶过来并监禁在呼啸山庄加以折磨。希斯克利夫甚至在下一辈人的身上继续实施着疯狂的报复计划：他逼迫埃德加·林顿的女儿凯蒂嫁给自己快病死的儿子。婚后不久，凯蒂的丈夫就病死了。长期的朝夕相处使凯蒂和小哈里顿（辛德雷的儿子）互相产生了好感。希斯克利夫知道此事后，竭力想把他们拆散。但是凯蒂和哈里顿相亲相爱的美好画面，使希斯克利夫回忆起自己

与凯瑟琳往昔的恋情。最终仇恨从他的心中褪去了，他再也不想去报复谁了。在对凯瑟琳的苦苦思念之中他溘然长逝。

这部小说赋予了生活在呼啸山庄中的两代人强烈的悲剧色彩，表现出畸形的社会所造成的人性的扭曲。艾米莉·勃朗特用极其生动的笔法刻画了小说中一个个性格迥异的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他们都具有复杂的多重性格：他们时而温柔，时而狂暴，时而激动，时而冷酷。《呼啸山庄》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书中每个角色的情感都是浓烈的，并且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了张力。小说中充沛而强烈的情感可以给读者带来一种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这也是本书可以流传至今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章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英格兰。

一八〇一年，踏遍英国，在一个与尘世隔绝的美丽小村庄，我终于找到了一片乐土。对愤世嫉俗的人来说，这绝对是完美的天堂。

我骑着马去拜访房东。房东的黑眼睛闪烁着狐疑之色，手指伸进背心里边。

“希斯克利夫先生？”他微微点一点头。

“先生，我是洛克伍德，您的新房客。有幸来到贵地，想租用画眉山庄，不知会不会给您带来什么不便。我听说昨天您打算……”

“画眉山庄是我的，先生，我不会让任何人给我什么不便的——进来。”他倚着门，没头没脑地打断了我的话。

他吐出“进来”两个字时，咬牙切齿，不带丝毫同情心。这家伙比我更古怪，这倒有点意思，想到这里，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

眼看着我的马前胸要撞上栅栏，他伸手解开门链，领我走上石板路。到了院子里，他高声喊道：“约瑟夫，把马牵走，再拿点酒来！”

约瑟夫年纪较大，身材健壮。他接过马时对我说：“愿主保佑！”一双眼睛却愠怒地盯着我。

希斯克利夫先生住的这所房子叫呼啸山庄。房子很高，矗立

在一座山冈上。房如其名，因为这一带风很大，将树吹得东倒西歪，建筑师在墙角安上大石块加固，窗户都修得很窄，一并嵌在墙里。

进门前，我注意到许多奇形怪状的雕刻。正门上方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怪兽和光屁股小男孩，除此之外，我还看见“一五〇〇”和“哈里顿·恩肖”的字样。

进屋后，我看见一个巨大的壁炉，壁炉四周干干净净，不见半点生过火的迹象。倒是在屋子的另一头，我看见一个大橡木碗柜，那上面摆着一沓沓白盘子、一些银壶和银杯，堆得很高，直达屋顶。碗柜里不见其他物品，倒是有一层摆满了麦饼、牛羊腿和火腿之类的东西。壁炉台上放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老式猎枪。地面铺着白石板，摆放着高背椅。橱柜下有个圆拱，里面躺着一条棕红色的母猎狗，非常壮硕，一窝小狗崽围着它呜呜叫。还有一些狗在四处走来走去。

希斯克利夫先生与他的住宅倒显得十分不搭调。按房子的风格，主人应该是个质朴的北方农民，可希斯克利夫先生皮肤黝黑，像个吉卜赛人，衣着风度又俨然绅士模样。他身材挺拔，长相俊朗，却总是闷闷不乐。在我看来，他和我一样，外表冷淡，内心火热，厌倦了矫揉造作，才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这是我，不是他。

我曾经在海边认识一位美人。明眼人都知道我喜歡她。结果，她眉目传情时，我却打起了退堂鼓。那可怜的姑娘以为她自作多情，连忙跟她母亲匆匆离开了。为此，大家都觉得我冷酷无情，其实我本质不是这样。

此时，为了打破沉默，我摸了摸那只母狗，它不知何时跟了过来。



“别碰那只狗！”希斯克利夫咆哮起来，他跺着脚说，“它可不是什么玩物！”

接着，他又喊叫道：“约瑟夫，过来！”

约瑟夫在地下酒窖里，他嘴上应着，人却没打算上来。因此他的主人直接去了酒窖，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

我可不想招惹狗，所以坐着没动。可我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竟忍不住朝那只母狗挤眉弄眼。我的鬼脸一下子激怒了它，那畜生腾地扑上来。我一把将它摔下去，顺带拉过一张桌子挡在中间。这一挡惹起了公愤，只见六只狗齐刷刷朝我扑来。我一边用火钳抵挡，一边大喊救命。

听到我的呼救，那对主仆倒显得很淡定，他们慢吞吞地走上酒窖的台阶，一点不着急的样子。幸亏厨房里冲出来一个女人，挥舞着煎锅大叫起来，这才解救了我。“见鬼，什么事？”希斯克利夫问我。

他这态度让我怒火中烧。我说：“您干脆把我喂老虎算了！”

“不惹它们，你就没事，”他把桌子挪回原处，把酒瓶也全部归位，这才接着说，“抱歉，你受惊了，喝几杯吧。我这里平时也很少来客。这些狗和我一样，不懂得怎么待客。”

这一说，倒让我觉得自己傻帽儿，犯不着生狗的气。接着，我和他谈了谈对这房子的看法，优点缺点，林林总总，一一叙述了一番。和他相比，我越发觉得自己很会跟人打交道，不禁有些洋洋得意。

第二章

我第二次是步行去的呼啸山庄。画眉山庄和呼啸山庄相隔四英里路，我到达山庄的院子门口时，正躲过那年的初雪。

山顶一片荒凉，地上打着一层黑霜，硬邦邦的，风吹得我瑟瑟发抖。门链锁了，我只好跳进院子，踏上石板路，跑到屋前去敲门，手敲木了都没人回应，只听见狗在吠叫。

“这倒霉鬼，”我心里说，“这么待客，活该一辈子没人和你来往，大白天还插上门。”我抓住门闩使劲地摇晃起来。

终于，从谷仓的圆窗里探出个头来，是约瑟夫。他喊道：“什么事？主人在牛栏里，找他就从这边绕过去。”

“家里没人吗？”我问。

“除了太太，屋里没别人，你折腾到半夜，她也不会开门。”

雪越下越大。这时，后院走出来一个年轻人，他没披外套，肩上扛着一个草耙子。他招呼我跟过去，我们一起穿过洗衣房，经过煤棚和鸽笼，最后终于来到上次接待我的那间屋子。

在熊熊的炉火旁，我见到了那位太太，心里高兴起来。我欠了欠身子，以为她会招呼我坐下，不料她往椅背上靠了靠，一言不发。

“坐吧，”那年轻人没好气地说，“他快来了。”

我坐下来，身子往炉火旁凑了凑，说：“这鬼天气真冷啊。”

“你压根儿不该出来！”说完，她起身去拿壁炉台上的茶叶罐。

先前她背对着我，现在我总算看清了她的身段和相貌。她身材苗条，长相秀丽，金色的髻发披散在细嫩的脖颈上。她的眼神若能和悦些，简直令人迷醉。

“主人请你来喝茶了？”她问完，舀出一匙茶叶准备倒在茶壶里。

“没有，”我说，“不过有茶喝当然好。”

听我这么一说，她把茶叶和茶杯又收了回去，坐回椅子上，一脸不高兴，嘴巴噘了起来，像个要哭的孩子。

此时，那年轻人披上一件破烂外套，拿眼角瞅着我，好像跟我有仇似的。这人到底什么来头？他头发乱蓬蓬，胡子拉碴，手很粗糙，一看就没教养。不过他态度却随随便便，还透着点傲慢，不像仆人。

五分钟后，希斯克利夫回来了。我假装很高兴地说：“您瞧，先生，我来了，若能在您这里避一避该多好，这鬼天气至少得耽搁我半小时工夫。”

“半小时？”他抖落身上的雪花，说，“你干吗要挑个大雪天出来？你难道不怕迷路吗？告诉你，这种天气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能不能借一位仆人给我带路？”我请求说。

“不行！”他直接拒绝了。

“你不是要泡茶吗？”年轻人问那位年轻夫人。

“请不请他喝？”年轻夫人转向希斯克利夫。

“泡就泡，好吧！”他态度蛮横，着实吓我一跳。

我们围着桌子喝茶，场面十分沉寂。

为了缓和气氛，我说：“真想不到，您的生活与世隔绝，却如此幸福，一家人围着您，还有您天仙般的可爱夫人……”



“可爱夫人？在哪里？”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是说希斯克利夫夫人，您的妻子。”

“啊，你是说她肉体已死，灵魂还守护着呼啸山庄，是吗？”

我发现我搞错了状况。

“你说的是她吧？她是我儿媳妇。”他转头狠狠地看了一眼希斯克利夫夫人。

“啊，我懂了，这位天仙是您的爱妻吧？”

这一下更惨了，年轻人拳头紧握，嘴里骂骂咧咧地要和我打架。

希斯克利夫先生连忙纠正道：“他不是我的儿子，我儿子不在人世了。”

“我是哈里顿·恩肖，”年轻人咆哮着说，“我劝你对她放尊重点！”那神情相当自以为是。

喝完茶，我走到窗前。只见夜幕早早垂落，苍茫的天空和漫天雪花搅成一片，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估计回不成了，怎么办呢？”

没人理我。

约瑟夫给狗提了一桶粥，厉声骂道：“你瞧瞧人家，都出去干活了，你还闲在这干什么？说也白说，一辈子就那德性了，死到你妈那见鬼去吧！”

我以为他是冲我来的，刚想找他理论，希斯克利夫夫人先我一步说：“我警告过你，少来惹我！小心我让魔鬼把你活擒了去！”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黑书，接着说：“我的黑魔法可不是学着玩儿的。还记得那头大红牛吧？它的死可不是偶然。还有，你那风湿病怎么得上的你总该明白吧？”

小女巫那双美丽的眼睛充满恨意，吓得约瑟夫瑟瑟发抖，一边祷告一边逃走了。

我以为她说这番话只是逗着玩儿，所以也没当回事。不一会儿，人都走了，屋里只剩下我俩，我恳请她给我指指路，让我知道怎么回家。

“办法很简单，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她回答，“我也只能说这么多。”

我说：“您若不给我指路，哪天我掉进雪坑被冻死，难道您不会后悔？”

“才不呢。我可送不了你，他们不会让我走出院子半步的。”

“我怎么可能麻烦您送我，只劳您劝劝希斯克利夫先生，让他给我派个人带路就好。”

“派谁呢？除了他，就是恩肖、齐拉、约瑟夫和我，你想让谁给你指路？”

“不然我今晚住这儿？”

“我这可没陌生人住的地儿！”厨房门口传来希斯克利夫的喊声。

这番侮辱让我忍无可忍，我气哼哼地骂了一声，直接冲到院子里，匆忙中与恩肖撞了个满怀。

“我送他到院子吧。”年轻人说。

“你直接送他到地狱好了！”他的主人还是什么亲戚咒骂道，“再说，马谁看？”

“人的命总比马重要！少喂一夜怎么了？”希斯克利夫夫人说。

希斯克利夫反攻了：“用不着你来命令，给我闭嘴！”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那就让他的鬼魂缠着你一辈子！这个家再也不会来第二个客人了！”那小女巫咬牙切齿地说。

借着一盏提灯的光，约瑟夫正挤着牛奶，我一把抢过提灯，向院子的侧门冲去。

这老头大叫：“他把提灯抢走了，放狗，快逮住他！”

我刚推开侧门，两只狗直扑过来，我倒在地上，灯也灭了。希斯科利夫和恩肖见状，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我又气又急，鼻血都流了出来，嘴上语无伦次地一顿乱骂。

齐拉连忙冲过来替我解了围，她冲着恩肖喊道：“你们要在家门口杀人还是怎么着？这家可没法待了。啊，可怜的孩子！”她说完，朝我泼了一桶凉水，然后把我拖进了厨房。

我头晕眼花，一阵难受，只好在他家借住一宿了。齐拉对我一番安慰，便领我去睡了。



第三章

齐拉领我上楼时，让我把蜡烛吹灭，不要出声。她说主人性情古怪，不高兴客人睡这间房。

我又累又困，顾不上问那么多，插上门就找床。我四下寻摸一番，只找到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和一个大橡木箱。那个大箱子怪头怪脑，顶端有几处方洞，很像马车的窗子。

我凑近一看，原来是一张卧榻。我推开嵌板门，拿着蜡烛钻了进去，这才觉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这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套间。我把蜡烛放在窗台上，发现几本发霉的书，窗台的油漆上胡乱写着凯瑟琳这个名字，先是凯瑟琳·恩肖，然后是凯瑟琳·希斯克利夫，还有凯瑟琳·林顿。

我闭上眼睛，一股倦意袭来，但不到五分钟，亮闪闪的字母组成“凯瑟琳”这个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坐起身来，翻开一本发霉的书，放在膝上细细一瞧，是本《圣经》。扉页上赫然写着“凯瑟琳·恩肖所有”，旁边附有日期，那是二十年前的日期。

我合上书，把其他书一本本翻了个遍。可以看得出来，凯瑟琳的藏书都经过精挑细选，每本都被反复翻阅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标注。其中有本书，我在一张空白页上看见约瑟夫的漫画像，虽然略显粗糙，但落笔不凡，惟妙惟肖。对于这位凯瑟琳，我瞬间来了兴趣，于是开始认真研究起那些字迹来。

倒霉的礼拜天，但愿父亲能回来。辛德雷对希斯克利夫可真够凶，我和希斯克利夫要反抗。

今天是礼拜天，一整天下雨，所以不能去教堂。辛德雷和他妻子在楼下烤火，约瑟夫却把我们赶到阁楼上，拿着祈祷书，和那个乡巴佬一起做礼拜。约瑟夫花了整整三个钟头布道，冻得我们瑟瑟发抖。可恶的哥哥居然说：“这么快结束了？”

以前，只要我们不吵，他不会找茬，可现在，我们笑笑都得挨罚站。

弗兰西斯和她丈夫成天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说些不堪入耳的甜言蜜语。我们藏在柜子底下，把餐巾扎成帘子，舒舒服服地躲在里面。

约瑟夫发现后，哇哇大叫：“主人才入土没几天，你们竟敢胡闹！”他逼我们坐正，把经书塞给我们。我和希斯克利夫一起把这些破书扔进了狗窝。

“少爷，快来看啊！”约瑟夫大叫，“老爷要是活着，非得好好揍他们一顿！”

辛德雷从暖烘烘的炉子旁边赶过来，拎起我俩扔进了后厨房。

我找到这本书，还找到一瓶墨水，借着门缝的光线写下这些文字。我的同伴闲不住了，他提议，我们披上挤奶女仆的外套，到旷野去溜达一圈。

可怜的希斯克利夫！辛德雷骂他流氓，不许我们坐一起，吃饭也要分开，逼我们远离他，否则就把他变成仆人。

看着看着，眼前的字渐渐模糊起来。

我开始进入梦乡。

我梦见自己躺在橡木卧榻里，窗外风雪交加，枞树枝不停地打在窗户上，吵得我睡不着。我起身想打开窗户，却怎么也打不开。“不行，我得让它消停！”我一拳把玻璃打了个破洞，伸手去抓那些树枝，一只冰冷的小手抓住了我。恐惧之下，我极力缩回胳膊，那只手却紧抓不放，一个女孩哭泣着说：“我要进去，我要进去，我是凯瑟琳，我在旷野迷路了。”面前依稀露出一张女孩的脸。

我一害怕，猛地一甩，结果怎么也甩不开她，竟拽过她的胳膊在碎玻璃上来回磨，她的鲜血将床单染红，但她就是不放手。

我说：“你想进来，得先松手。”她松开手指，我连忙收回胳膊，用书堵住了那个破洞。

女孩的声音仍在哀求。“走开！”我喊道，“你就是求二十年也没用！”“已经二十年了，”那声音哭喊着，“我流浪了整整二十年。”外面窸窣作响，洞口的书竟然在挪动！我想阻止，可四肢动弹不得。我惊骇万分，大叫起来。

门外响起忙乱的脚步声，有个声音在问：“里面有人吗？”接着，门开了，我吓得直冒冷汗，只见希斯克利夫身穿衬衫，手持蜡烛，脸色蜡白地站在门口。

他见到我，猛地一惊，手一抖，蜡烛飞了出去。

“我是您的客人啊，希斯克利夫先生，我做了个噩梦，打扰到您了，抱歉！”

“上帝饶不了你，洛克伍德先生！”他捡起蜡烛，搁在椅子上，因为手抖得厉害，根本拿不稳，“谁让你睡这里的？”他拳头紧攥，气得牙齿咯咯直响，不停地颤抖。

“齐拉是您的用人，您赶走她我没意见。她活该，竟然把闹鬼的屋子给我住！没错，这屋子闹鬼！”我说完，连忙找衣服来穿。



“你干吗，来了就接着睡，别睡半截子觉。睡觉就睡觉，别叫得那么疼人，除非有人要掐死你。”

“那个小女妖要是进来了，准会掐死我的，”我回答，“那个凯瑟琳·林顿，还是什么凯瑟琳·恩肖，八成是个邪恶的家伙，她说她已在旷野游荡了二十年，她真是自作孽啊！”

希斯克利夫一听大怒：“你，你竟敢在我家……”我猛地想起书里那些话，想到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关系，我立刻打住了。

希斯克利夫慢慢往床后靠了靠，最后坐进阴影里，他看起来情绪激动，呼吸急促。

我伸手看表，说：“天哪，还不到三点，我当是六点了。”

希斯克利夫压低声音说：“你去我屋里吧，我反正睡不着了，你这么早下去，人家还睡不睡？”

我说我也睡不着，想去院子里透透气，天一亮就离开。以前我喜欢结朋交友，现在彻底不想了。希斯克利夫说：“蜡烛拿上，爱去哪儿去哪儿，劝你别去院子里，狗可没拴。”

我走出卧室，吃不准走廊那头通往哪里，只好干站在那儿。我瞥见房东爬上床，拉开窗户，热泪直涌。他哽咽地说：“进来吧，凯瑟琳！快进来吧，我心爱的，听我说最后一次！”可是，幽灵没有再现，只有狂风刮过，吹灭我手中的蜡烛。

我轻轻地走下楼梯，来到后厨房，在长凳上躺下来。

这时，约瑟夫从阁楼上走下来。他把老猫从另一条长凳上撵开，自己坐上去吸了一袋烟。他吐完最后一口烟气，起身出去了。

接着是哈里顿。他进来做完晨祷后，拿起铲子准备去铲雪。他用铲子朝一扇门里门挥了挥，示意我从那儿出去。

出了那扇门就是大厅。齐拉正拉风箱烧火，希斯克利夫夫人跪坐在炉边看一本书。希斯克利夫居然也在，他刚训了齐拉一顿，